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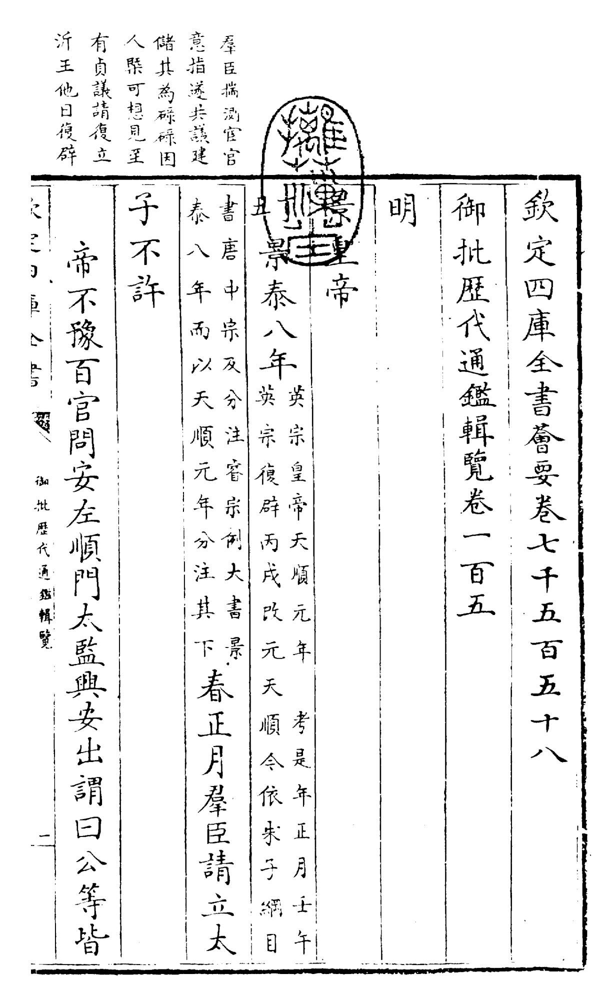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五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羣臣揣測宦官意指遂共議建儲其為碌碌因人槩可想見至有貞議請復立沂王他日復辟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五百五十八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五

明

皇帝

丑景泰八年英宗皇帝天順元年　考是年正月壬午英宗復辟丙戌改元天順令依朱子綱目書唐中宗及分注睿宗例大書景泰八年而以天順元年分注其下春正月羣臣請立太子不許

帝不豫百官問安左順門太監興安出謂曰公等皆

之謀機已隱伏王文則云焉知誰屬猶是賜金時故智與結于中可見彼此各懷私意何曾以國事為念而維禎舉筆更建為擇且昌言吾帶欲更罷利營心恬不為怪大臣鄙謀若此尚得謂其有人心者乎

朝廷股肱耳目不能為社稷計日日徒問安何益衆嘿然都御史蕭維禎副都御史徐有貞退語諸御史曰若皆知安意否僉曰安謂早請建儲耳維禎有貞曰然乃謀請復沂王為太子議於朝大學士王文曰今只請立東宮焉知上意誰屬學士蕭鎡曰沂王既退不可再也乃共請建元良為太子維禎舉筆曰我欲更一字因更建為擇笑曰吾帶亦欲更也越四日

上之詔曰朕偶有寒疾十七日當早朝所請不允

英宗北狩蒙塵本為奸璫所誤迨囘而不聞返政景泰之竊君負位實非人情天理所安則羣臣思戴英宗固為合于大義第景泰病已危篤神器豈能懸而

武清侯石亨右副都御史徐有貞等以兵迎上皇于南宮遂復位以有貞入內閣預機務下少保兵部尚書于謙及大學士王文于獄

先是帝輿疾宿南郊齋宮（十三日戊寅）召石亨至榻前命攝行祀事亨見帝疾甚退與都督張軏（王次子）及曹吉祥謀立太子不如復上皇可邀功賞軏吉祥然之以告太常卿許彬彬曰此不世功也彬老矣無能為盍圖之徐元玉（有貞字）冀曰亨軏夜至有貞家有貞大喜

無所歸舍英宗又將誰屬使能靜俟少時廷臣共迎復辟寧得謂非名正言順乃徐有貞石亨輩遽為奪門之計行險邀功不顧其主之身冒危禍其事雖濟而其名則不可居况有貞前倡南還之議彼時豈復知有英宗南城之梁止圖一己勳封並非

曰須令南城知此意軏曰已陰達之矣有貞曰必審報乃可越二日亨軏與吉祥矯太后制夜復會有貞所軏曰報得矣計將安施有貞升屋步乾象亟下曰時在今夕不可失會明日帝將視朝門早啓有貞以三鼓即至朝房亨軏等率羣從子弟家兵混同守禦官軍並入明舊史云有貞令軏等詭言備非常勒兵入大內亨掌門鑰夜四鼓開門納之既入復閉云以過外兵考明制皇城門鑰內監掌之石亨乃總兵官不應掌門鑰且是日早朝百官咸集若門啓復閉何由得待漏闕下耶說本祝允明蘇材小築不足據今依天順實錄羅通奏輯天色晦冥

繫懷君國且藉手以洩私忿屠戮忠良有貞方自負不世功臣不知實千古罪人耳

軏等惶惑有貞趣行軏顧曰事濟否有貞大言曰必濟進薄南宮城毁垣壞門而入見上皇于燭下上皇問故衆俯伏請登位乃呼進輦兵士惶遽不能舉有貞等助挽以行上皇顧問諸人姓名至東華門門者拒弗納上皇曰朕太上皇帝也遂入至奉天門升座時百官咸待漏闕下忽聞南城呼譟震地咸失色須臾鳴鐘鼓有貞出號于衆曰太上皇帝復位矣趣入賀百官震駭入謁上皇曰卿等以景泰皇帝有疾迎

朕復位其各任事如故羣臣呼萬歲紀事本末云景帝聞鐘鼓聲大驚問左右曰于謙耶既知為上皇連聲曰好好遂命有貞以右都御史兼學士入內閣預機務命陳循與有貞草詔諭羣臣日中御奉天殿即位于謙俯聽宣諭畢即班執之與大學士王文太監王誠舒良張永王勤同下獄以許彬薛瑄為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彬以石亨薦瑄楊善所薦也

改元大赦

泰襄據大位為千秋公論不容英宗固復辟固不妨荒以示大度據事宣布曲自明何必詈肆譏語傷忠乎總由有貞自暴其功故此詔及廢郕制皆詆之不遺餘力小人務逞其私而罔顧朝廷大體即此覘奸邪心術

詔改景泰八年為天順元年大赦天下詔辭曰衛拉特之變秉輿被遮文武羣臣已立皇太子奉之豈期監國之人遽攘當宁之位又曰旋易皇儲而立已子惟天不佑未久而亡矧失德之良多致沈疾之難療徐有貞所撰也

錄奪門功

封石亨忠國公張軏太平侯輗文安伯楊善興濟伯

進徐有貞兵部尚書予太監曹吉祥等錦衣衛世職

有貞意未慊數請于亨曰願得冠側注武弁也從兄後

亨入言之尋封武功伯太監興安見有貞等俱邀封賞言于帝曰當日若附和南

遷不知置陛下于何地又安有奪門功邪帝不應後數日言官爭劾安黨逆宜斬帝宥之第罷其司禮監而已

殺于謙王文籍其家戍陳循江淵于鐵嶺衛斥蕭鎡商輅為民

先是徐有貞石亨等既定議迎復有貞恐亨等中變乃于次日詭辭以激亨曰于謙王文已遣人迎襄世子矣又曰帝已知君謀將于十七日早朝執君亨大懼謀遂決及是謙文已下獄有貞與亨等嗾言官劾

謙文謀迎外藩入繼大統命鞫于廷文抗辯曰召親王須用金牌信符遣人必有馬牌內府兵部可驗也辭氣俱壯謙曰亨等意如此辯何益都御史蕭維禎曰事出朝廷不承亦難免遂文致其詞以逆謀律定讞坐極刑奏上帝猶豫未忍曰于謙實有功有貞曰不殺謙此舉為無名乃棄謙等于市籍其家家屬戍邊以千户白琦言榜謙等罪示天下於是一時希旨取寵者率以謙為口實云謙性忠孝才畧開敏自遭寇變亡身憂國畝先後入

犯卒不得逞皆謙功也為徐有貞石亨輩所嫉遂及于難死之日陰霾翳天朝野寃之太后聞謙死亦嗟悼累日指揮多喇者本蒙古降人隸曹吉祥麾下以酒酹謙死所慟哭吉祥怒抶之明日復酹慟如故謙之籍也家無餘貲惟正室鐍鑰甚固啟之則皆上賜物也都督同知陳逵收謙遺骸殯之踰年始歸葬杭州逵故舉將材出李時勉門下者也　多喇舊作朶兒今改

罷巡撫提督軍務

石亨惡文臣節制武臣言于帝罷之　時王竑巡撫江北改浙江參政

石亨等追論其擊殺馬順事除名編管江夏後帝于官中得竑疏見正倫理篤恩義語顧左右曰竑所奏多為朕也命還河州勑有司善視之

直之言惟以優游林泉為樂蓋亦工于自謀者跡其長吏部凡十四年當土木蒙塵景泰襲位皆親歷其事直雖未入參政府而身為六曹之長視國故頗仍

尚書王直胡濙致仕

直濙皆以年老乞休直年七十有八濙年八十有一並賜金幣給傳歸初直為侍郎以次當入閣楊士奇不欲也及長吏部凡十四年乃告歸時從諸佃僕耕蒔擊鼓唱歌諸子孫更迭奉觴上壽直嘆曰襄西楊抑我令不得共事我不能無望然使我在閣今當不免遼陽之行安得與汝曹為樂哉後六年卒年八十有四謚文端濙歷事六帝立朝幾六十年既歸三弟年皆七十餘鬚眉皓白燕樂一堂遂名其堂曰壽愷又七年卒年八十有九謚忠安

二月廢景泰帝仍為郕王遷之西內

以太后制廢之制曰廢次子郕王祁鈺性本梟雄遽據天位神人共怒既絕其子又殃其

漢不動念初未聞其出一謀發一慮依違尚全已非大臣竭忠奉國之義乃以幸免遠陽之行為得計且舉以貽訓子孫不亦鄙哉

身疾病彌留朝政遂廢吾雖母子之至情于大義而難宥其廢祁鈺仍為郕王如漢昌邑王故事辭亦徐有貞所撰也送歸西内皇太后吴氏復號宣廟賢妃削肅孝皇后杭氏位號改稱懷獻太子為懷獻世子欽天監監正湯序請革除景泰年號帝不從初正統二年京師旱街巷小兒為土龍禱雨拜而歌曰雨帝雨帝城隍土地雨若再來還我土地說者謂雨帝者與弟也帝弟同音城隍者郕王再來還土地者當復辟也及是果驗

罷團營

從石亨言也都督范廣素驍勇為于謙信任石亨嫉之張軏尤不相能乃誣廣與謙同謀為

英宗之言總因𢰅已私意而發不但不合岀諸人子之口實令人鄙笑耳

逆殺之軏又諧叙前昌平侯楊俊以頌森奉帝還時俊不開關迎納也後軏入朝于路得暴疾輿歸痛楚不堪而死時皆以范廣爲祟云

高穀罷

王文陳循等皆誅竄穀謝病帝以穀長者語廷臣曰穀在内閣議迎駕及南内事嘗左右朕其賜金幣給驛舟以歸 穀歸杜門絶賓客有問景泰天順間事輒不應居四年卒穀位至台司敝廬瘠田僅足衣食而已成化朝賜謚文義

以吏部侍郎李賢兼翰林學士入内閣預機務

賢入閣位許彬薛瑄上與徐有貞共事帝深眷之未幾進吏部尚書

郕王薨諡曰戾毀所營壽陵葬金山與夭殤諸王公主墳相屬妃唐氏等俱殉葬并欲令汪妃殉李賢以為不可乃止妃尋出居舊府時沂王已復儲位以妃前不欲廢立請于帝令妃得盡携宮中所有而出一日帝問太監劉桓曰記有玉玲瓏繫腰今安在桓言當在妃所帝命索之妃投諸井而對使者曰無之已而告人曰七年天子不堪消受此片玉邪後有言妃出所携鉅萬帝命檢取之立盡

明史贊曰景帝當倥偬之時奉命居攝旋正大位以繫人心事之權而得其正者也篤任賢能勵精政治強寇深入而宗社乂安再造之績良云偉矣而乃汲汲易儲南內幽閉朝謁不許恩誼恝然終于輿疾齋宮小人乘間竊發不克以令名終惜夫

三月以袁彬為錦衣衛指揮同知

初帝在迤北彬周旋左右一年之內帝視彬猶骨肉也南還後景泰帝授彬錦衣試百戶至是進指揮同知賜予優渥時召入曲宴敘患難時事歡洽如故時

復立沂王見深為皇太子

封子四人為王

見潾即見清改名德王景泰中封榮王至是改封後之藩德州又徙濟南見澍帝第五子與下二王俱在南宮時所生秀王後之藩汝寧見澤帝第六子崇王後秀王薨無子即就藩汝寧見浚帝第七子吉王後之藩長沙

韃靼保喇冠邊

帝復位即遣都督馬政等使迤北賜故巴延特穆爾妻金幣以帝在北時巴延特穆爾敬護尤至也保喇遮政等執之而使使入賀且請獻玉璽帝敕之曰璽

已非真即真亦泰不祥物獻否由爾第毋留我使以速爾禍保喇不受命遂寇延綏都督李懋等敗死犯寧夏參將种興戰歿又遣千騎屯大同邊外窺偏頭關帝命石亨為將軍討之亨至邊無功而還已而保喇勢益熾邊警迭至帝憂形于色恭順侯吳瑾侍進曰使于謙在當不令敵至此帝嘿然乃復命安遠侯柳溥禦之溥戰輙敗而飾小捷以聞吳瑾克勤之子

夏四月帝露禱于上帝

以災異數見也復命廷臣列軍民利病以聞

襄王瞻墡來朝

初帝之北狩也諸王中瞻墡最長且賢衆望頗屬太后命取襄國金符入宫不果召而瞻墡上書太后請立太子命郕王監國書至景泰帝已立數日矣及帝還京師居南内瞻墡復上書景泰帝宜朝夕省問率羣臣朝朔望毋忘恭順帝既復辟石亨等誣戮于謙王文以迎立外藩帝頗疑瞻墡尋于宫中得瞻墡所上二書而金符固在太后閤中乃賜書召瞻墡比二

英宗遣官分路賑濟未嘗不猶

書于金縢比至宴便殿特命百官朝王于館尋請還
帝親送至午門外瞻墡伏地不起帝問叔父欲何言
頓首曰萬方望治如饑餲願省刑薄斂帝拱謝曰敬
受教

賑北畿山東饑

侍郎周瑄（字廷玉陽曲人）賑北畿僉都御史林聰賑山東帝
恐瑄聰巡歷不能周遍復遣侍郎黄仕儁（四川富順人）繼
往聰屢請發帑帝召徐有貞李賢議有貞曰發帑賑

恤民隱及林聰屢請發帑即應力予施行何必更召大臣入議而有貞輒倡言沮撓善政實不知其是何肺腑至里胥乾沒固不能保其必無但不知責成有司以察蟊蠹奸使窮簷均沾實惠而徒患奸胥之逡巡竟忘百姓之嗷嗷設非李賢力持大體

濟徙為里書乾沒耳賢曰慮乾沒而不貸坐視民困是因噎而廢食也帝卒從賢議時方遣使通西域忠義前衛吏張昭上疏曰畿輔山東仍歲災歉小民鬻賣子女無有售者轉死溝壑未及埋瘞即成市鬻望陛下用和番之費遣使急賑庶猶可救報聞

五月彗星見

是月始見至八月餘芒尚存十月復見

下御史張鵬字騰霄淶水人楊瑄字廷獻豐城人等于獄并逮繫都御史耿九疇字禹範盧氏人羅綺

我致澤不下逮右有貞誠所謂不有小人而仁者也

瑄印馬畿內至河間民遮訴曹吉祥石亨奪其田瑄以聞并列二人怙寵專權狀帝語閣臣徐有貞李賢曰真御史也遂遣官往覆而令吏部識瑄名將擢用吉祥聞而大懼訴于帝 請罪之不許未幾石亨自延綏還會彗星見掌道御史張鵬周斌字國用昌黎人等將劾亨吉祥諸違法事給事中王鉉聞之洩于亨亨乃先與吉祥泣訴于帝誣鵬為已誅內監張永從子結黨排陷欲為報仇明日疏入帝大怒遂収鵬及瑄御

文華殿悉召諸御史擲彈章俾自讀斌且讀且對神色自若至冒功濫職帝曰彼率將士迎駕朝廷論功行賞何冒何濫斌曰此輩皆貪天功當時迎駕止數百人光祿賜酒饌名數具在今超遷至數千人非冒濫而何帝默然竟下瑄鵬及諸御史于獄搒掠備至且詰主使者瑄等無所引乃生九疇綺主謀并逮繫之

六月下大學士徐有貞及學士李賢于獄

有貞與石亨始則倖圖爵朋比為奸既志則門戶各互相擠陷勢並容小人反固無足深責是英宗既從貞之言而裁曹石又因二

有貞為曹石石亨曹吉祥攬權恣肆時謂曹石所引用既得志則思自異窺帝意亦微厭二人乃稍稍裁抑之亨吉祥不能平數毀有貞于帝帝方寵有貞嘗屏人與語亨吉祥令小豎竊聽故洩之于帝帝驚問輒對曰受之有貞且曰外間無弗聞帝由是始疏有貞及揚瑄張鵬獄起亨吉祥疑諸御史論劾皆有貞主之因并疑賢二人遂同至帝前具陳迎駕奪門功因曰今內閣專權欲先除臣等不然諸御史安敢爾相與悲哭不已

之潛而跡外
有貞輾轉意移
撫定見益致
小退其伎倆
紐所在豈宜
假手于人闇臣
圖擅威權即
當宣示其罪以
明罰乃授意
官令其劾
嶽如同列之
傾亂乎

帝心動乃諭言官劾有貞賢圖擅威權排斥勳舊遂並下獄

大風雷雨雹

大風震雷發屋拔木雨雹大如雞卵擊毀奉天門東吻正陽門下馬牌飛擲郊外都人震恐

以災變釋徐有貞李賢及耿九疇等降謫有差

風雹之變曹石二家尤甚（大木盡拔雹深尺餘）欽天監正湯序本亨黨亦言上天示警宜恤刑獄帝感悟乃出有貞

賢綺為參政有貞廣東賢福建綺廣西九疇布政使江西御史周斌等十二人為知縣楊瑄張鵬戍邊賢未行以尚書王翱薦留為吏部侍郎楊瑄張鵬初戍遼東尋遇赦還或謂二人當詣曹石謝二人不可乃復戍南丹

以通政司參議兼侍讀呂原字逢源秀水人入內閣預機務原內端外和石亨曹吉祥皆敬之每大議事有不可據理爭未嘗諛言媚色徇人

禮部侍郎兼學士薛瑄致仕

瑄在內閣數月見石亨等用事嘆曰君子見幾而作寧俟終日遂致仕去

以翰林院修撰岳正字季方漷縣人入內閣預機務

薛瑄既去帝謀代者尚書王翺以正薦帝亦素知正名召對文華殿稱旨正長身美鬚髯帝還見色喜既登陛問年幾何家安在何年進士正具以對帝連稱善曰爾年正強仕畿縣人又吾所取士正可輔朕遂命入內閣以

官小欲擢為吏部侍郎兼學士會石亨進見帝語之亨曰陛下既得人俟稱職加秩未晚乃即以原官入

閣

秋七月承天門災

下詔罪己勅羣臣修省

進李賢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復入內閣預機務

石亨知帝嚮賢雖恨賢無如何乃佯與交驩賢亦深自匿非宣召不入而帝益親賢顧問無虛日時帝亦厭亨吉祥驕横屏人語賢曰此輩干政四方奏事者先造其門朕今一斷之至公趨附者當自息賢曰願陛下制之以漸時亨吉祥猶用事賢顧忌不敢盡言每從容論對所以裁抑之者甚至

改許彬為南京禮部侍郎

彬性坦率好交游不能擇人浮蕩士多出其門及參

大政欲杜門謝客舊游惡之競相騰謗遂不安其位

而出

謫岳正為欽州同知尋下獄杖戍肅州

正負氣敢言既為帝親扳益感激思自効或為匿名

書列曹吉祥罪狀吉祥愬請出榜購之帝令撰榜格

正與呂原入見曰為政有體盜賊責兵部奸究責法

私正以曾石恣
俱擅權欲防其
制立意未嘗不
者但披陳前席
允以用計離間
而言于讜論嘉
謀皆無所當及
比承密旨自宜
開戢切戒以庶
我指過那心乃

司豈有天子自出榜購募者且事緩之則自露急之則愈匿帝是其言遂不究石彪鎮大同遣使獻捷下內閣問狀使者言捕斬無算不能悉致皆梟林木間正按地圖詰之曰此地皆沙漠汝梟何所其人語塞時亨吉祥恣甚正言于帝二人權太重恐久不可制請以計間之帝曰即可以朕意告二人正出見吉祥曰聞忠國公欲伺公所為使至宜謝遣之因勸吉祥辭兵柄又詰亨諭令自戢且云上使我告公如此二

性持微詞相構從為奸倖所輕恥失大臣處事之體且正果知二人之終將誅叛尤當定計誅鋤以杜後患何轉欲保全終始曲示主恩用意亦太左矣正因此遂為奸黨所誣陷謀之不臧適成其為迂儒之無用耳

人揣知正意因詣帝前免冠請死帝内媿慰諭之而責正漏言正對曰臣觀二家必以謀叛滅臣欲全上恩故令早自為計耳二人聞益怒會承天門災帝命正草罪已詔因歷數弊政無所避亨吉祥遂搆蜚語謂正賣直訕上帝怒謫正欽州同知入閣僅二十八日耳既行道滯以母老留家月餘復為尚書陳汝言潼關衛人所劾汝言亨黨正嘗言其不宜為尚書逮繫詔獄杖戍肅州方正夜繭時或有護正以未信而諫者正曰上顧我厚懼無以報稱子奈何以諫官戾我後在戍所帝念之曰

岳正劾奸只是大膽正聞自為像賛述帝前語而末云臣嘗聞古人之言蓋將之死而靡憾也其自信不回如此然意廣才疎欲以縱横之術離間權倖反為所噬人皆迂而惜之

大赦

以承天門災也

放徐有貞于金齒

有貞既出石亨等憾未已必欲殺之令人投匿名書指斥乘輿因奏云此有貞怨望所為追執之德州下詔獄榜治無驗會肆赦亨等慮有貞見釋乃言于帝

曰有貞自撰武功伯券辭云纘禹成功禹受禪為帝武功曹操始封也有貞志圖非望帝出示法司法司言當棄市帝以犯在赦前免死發金齒為民

九月以太常寺少卿彭時兼翰林學士入内閣預機務景泰初時入閣事具前尋丁繼母憂力辭不允明年兵事消息得請終制及除服景泰帝命供事翰林院不復與閣事至是帝特召見仍命入閣閣臣為帝親擢者時與岳正二人而已然帝方嚮用李賢數召賢獨

王振初因英宗寵任擅切威權毒流朝右已不容誅及逞私意慫恿北征以致覆軍僨事危陷乘輿使其身尚存雖寸磔不足以謝天下復何足憫念之有乃英宗為之立祠賜祀崇禮有加

對而賢雅推重時退必咨之時引義爭可否或至失色賢初小忤久之心折曰彭公真君子也

冬十月詔為故太監王振立祠

帝憫念振復其官刻香木為振形招魂以葬建祠祀之賜額曰旌忠羅綺赴廣西過家未行會磁州同知龍約自京還與綺言天子為王振建祠賜葬事綺嘆曰朝政如此吾輩自應降黜怨家聞而告之帝大怒立捕綺下獄籍其家成化初始釋為民

釋建庶人文奎

文奎建文帝少子永樂初幽中都號為建庶人帝憐

實出恒情好惡之外且以振之奸惡而祠額反以旌忠爲號是非顛倒甚矣

其無罪久繫釋之帝先問李賢賢頓首曰此堯舜用心也天地祖宗實式憑之帝意遂決即鳳陽賜室宇奴婢月給薪米聽婚娶出入文奎繫時方二歲至是已五十七出見牛馬亦不能識未幾卒

十二月封太監曹吉祥養子欽爲昭武伯

戊寅天順二年春正月兵部尚書陳汝言有罪下獄

汝言附曹石由郎中驟進尚書陰險貪墨邊將皆出其門得賄無算始善徐有貞尋與曹石共擠之既而

又欲去曹石以自固亟于帝前陳二人過惡二人聞之大怒嗾言官劾之遂下獄籍其家贓數十百萬帝召大臣入視曰于謙終始景泰朝被遇若一身死無餘貲汝言官未久何多耶因連稱好于謙者三亨等俛首流汗不能對

上皇太后尊號

初岷王徽煣請上皇太后尊號禮部以非本朝故事乃止已而錢溥謂陳汝言曰復辟之初非奉太后詔

誰敢提兵入禁令論功行賞無虚日而母后徽號未加寧非闕典汝言以間帝大悅曾汝言敗未及行至是帝問李賢賢曰此莫大之孝也遂上尊號曰聖烈慈壽皇太后明代宫闈徽號自此始

夏四月太子始講學于文華殿

自後日在殿之東廂即所謂左春坊也帝退朝御文華殿閲章奏故令太子居此

復設巡撫官

時廷議復設巡撫乃命戶部侍郎年富字大有懷遠人巡撫山東僉都御史程信字彥實其先休寧人家河間葉盛李秉字執中曹縣人巡撫遼東兩廣大同秉持法公正總兵官不樂言其專擅帝召還尋以譖下獄斥為民

五月徵江西處士吳與弼至授左諭德不拜

石亨知衆論不容欲引賢者為己重謀于李賢賢盛稱與弼學行亨即屬賢草疏薦之帝遣行人齎璽書加束帛徵與弼赴闕比至帝問賢與弼宜何官賢曰

吳與弼累薦不起幾於高自位置及此兩應命入京祗以教書崇重之故雖非欲然南旋理兩

宜以宮僚侍太子講學遂授左春坊左諭德召見文華殿與弼辭曰臣草茆賤士本無高行陛下垂聽虛聲臣不幸有犬馬疾今年且六十八矣實不堪供職帝曰宮僚優閒不必辭賜文綺酒牢遣中官送館次謂賢曰此老非迂濶者務令就職與弼三辭不允乃請以白衣假讀秘閣書帝曰欲觀秘書且勉受職居二月與弼遂稱病篤賢請曲從放還始終恩禮以光曠舉帝然之賜勅慰勞賚銀幣遣行人送還初與弼在正統

擇官而仕利祿之見究未盡除況與弼果欲行其志即宮僚盡心輔導未嘗不可作其生平安有一蹴朝班便加大用之理乃以除授未能滿志遽爾辭歸是乃以高官顯爵為重而況薦剡本出自石亨之意則不必如瑣綴錄之誣蔑而謂之出處無愧

景泰朝累薦不起曰宦官釋氏不除欲天下治平難矣及是以勑書崇重意當大用而宮僚無事處不得即行其志故卒辭歸方與弼之至也李賢以賓師禮事之推之上座編修尹直至令坐于側直大愠出即誘與弼作鎖綴錄言與弼嘗為其弟所訟又言與弼為石亨跋族譜自稱門下士由是士大夫多訾與弼而亨譜世固未有見之者後儒為辨其誣云　尹直字正言泰和人

秋八月詔修一統志

李賢等為總裁官書成凡九十卷

冬十月李賢請罷錦衣官校刺事不許

帝慮廷臣黨比欲知外事倚錦衣官校為耳目由是指

實不然矣廷臣黨比當時固不能免誠使權不下移復于事之是非人之邪正隨時精察而整飭之自不應羣下之分朋植黨英宗欲知外事而寄耳目于錦衣官為非策若以臣工皆不足信豈宮校輩轉可信乎刺事之旗一開而門達逯杲淵事

揮使門達豐潤人僉事逯杲安平人俱得幸而杲更強鷙帝尤委任之杲遣校尉偵事四方所至官吏震恐多進聲伎貨賄以祈免雖親藩亦然無賄者輒被逮每逮一人必破數大家四方奸民詐稱校尉乘傳縱橫無所忌賢請撤還帝不許于是其勢益張

己卯

三年春正月保喇犯安邊營在榆林府定邊縣東北有新舊二營相去六十里今以新營併入舊營設都司駐守石彪及楊信擊敗之

先是彪備敵大同擊斬巴圖王舊作把禿王今改搴其旗封

生風相繼為虐軼致貨賄公行人羅荼毒未幾而錦衣獄舍至不能容復為增廨而英宗惜然不悟其非如是而欲望政治清明其可得乎

定遠伯既而充總兵官禦冦寧夏至是保喇以二萬騎犯安邊營彪與楊信擊之連戰皆捷斬其平章郭勒齊追出塞復大敗之斬馘數百獲馬駝牛羊二萬餘捷聞進彪為侯彪既屢立戰功與亨並封公侯勢盛而驕多行不義馴至于敗

二月遣御史同内官採珠廣東

幸太監曹吉祥宅

夏四月方瑛大破東苗即白苗在貴陽府貴筑龍里諸縣界

東苗干把諸等攻都匀諸衛命瑛率川湖雲貴軍分

四道擊之所向皆捷生擒千把諸送京師磔之瑛前

後討川湖貴州諸苗克寨幾二千俘斬四萬餘平苗

之功前此莫與比者

秋八月石彪有罪下獄

彪自陝西召還謀鎮大同與亨表裏握兵柄令千戶

楊斌等奏保帝覺其詐收斌等拷訊得實大怒下彪

詔獄令門達鞫之得其繡蟒龍衣及違式寢牀諸不

法事罪當死遂籍彪家并逮其黨治之彪事既發言官將于朝班

劾之有泄于虎者帝聞之大怒乃勅文武大臣無故不得、相往來給事中御史及錦衣官不得與文武大臣交通違者依太祖鐵榜例治罪

冬十月石亨以罪罷

先是亨以彪下獄大懼請罪帝慰諭之亨請盡削弟姪官放歸田里不許至是法司再鞫彪因交章劾亨招權納賄肆行無忌私與術士講論天文妄談休咎宜寘重典乃罷亨閑住絕其朝叅

詔自今章奏勿用奪門字諸冒功者黜之

舛正也而奪之名則非正英宗竟居之疑皆由小人以此邀功而宗亦從而歸咎不復審其之順逆李賢倪數言奪為理其有裨于決良多然賢知位為英宗有當景泰時未聞恨此意行提斷耶

石亨既得罪帝以奪門事問李賢賢曰迎駕則可奪門豈可示後天位乃陛下固有奪即非順彼時亦幸成功耳萬一事機先露亨等不足惜不審置陛下何地帝悟曰然賢曰若景泰果不起羣臣表請復位此輩雖欲陞賞以何為功老成耆舊依然在職何致有殺戮降黜事致干天象招權納賄何自而起國家太平氣象豈不益盛令為此輩損削過半矣帝深然之乃詔自今章奏勿用奪門字諸冒功得官者自首更

正黜四千餘人朝署為清

詔霜降後録囚著為令

每歲霜降後三法司會同廷臣審録重囚謂之朝審遂為永制

庚辰四年春二月石亨及其從子彪皆伏誅

逯杲奏亨怨望愈甚與從孫後等日造妖言且蓄養無賴專伺朝廷動静不軌迹已著廷臣亦言不可輕宥乃下亨詔獄坐謀叛律應斬没其家貲未幾亨瘐

死彪僇于市

帝初緣亨復位德之亨無日不入見即不召必假事以進出則張大其言在亨門下者得亨語即揚于衆以為聲勢朝臣奔走恐後亨乃以貨之多寡為授職美惡入之先後為得官遲早時有朱三千龍八百之謡謂郎中龍文朱銓輩俱以賄被顯擢也久之干請愈甚帝不能堪以語李賢賢曰惟獨斷乃可因勅左順門非宣召毋納總兵官亨燕見遂稀所請亦漸有不從者而亨猶不悟恣横如故逮杲本亨所擢密受帝旨伺亨所為以報而亨亦不知彪本以戰功起家不藉父兄蔭然一門二公侯所蓄材官猛士不下數萬中外將帥半出其門又謀鎮大同為天下精兵處故人皆疑其有異志遂及于禍

夏四月大雨雪

月餘乃止

秋七月乙亥朔日食

下工部侍郎翁世資莆田人于獄貶知衡州府

蘇杭等府織染局歲造有定數帝遣內使增造綵緞七千疋世資請減之帝怒下錦衣衛獄貶衡州知府

八月韃靼分道入寇

保喇與瑪拉噶等分三道自大同威遠西擁衆南行總兵官李文西番人不敢出保喇直抵雁門至代朔忻

諸州肆掠帝遣都督顏彪率師至紫荊關馮宗至倒馬關禦之寇稍引去

冬十二月釋徐有貞還里

有貞在金齒三年石亨敗帝謂李賢曰有貞何大罪為石亨輩所陷耳其釋歸田里有貞既歸猶兾復召時時仰觀天象謂將星在吳益自負常以鐵鞭自隨數起舞及聞韓雍平兩廣有功乃投鞭太息曰孺子亦應天象邪遂放浪山水間十餘年而死韓雍字永熙長洲人

辛巳

五年春二月巡撫廣東都御史葉盛請罷採珠池從

逯杲敢以厭門曖昧之事誣譏宗藩其虛實甚非不容中立既已往勘得白即當治杲以反坐之條庶可少懲欺罔僅兩加以煞責姑息已深及杲迴護前非妄行執奏猶當窮究以核情偽

之

夏五月殺弋陽王奠壏寧獻王權之孫

逯杲誣奠壏母子亂帝遣官往勘事已白帝怒責杲杲執如初帝竟賜奠壏母子死焚其尸方昇尸出大雷雨平地水數尺人咸以為冤

下南雄知府劉實字嘉秀安福人于獄尋死

實居官三十餘年廉介愛民中官過郡多邀索弗與中官折辱之郡民大呼擁實去中官慚忿誣以罪逮

乃竟偏聽杲言不復詳覈輒以捕風捉影之獄枉坐無辜英宗庇惡失刑杲益得橫行肆毒宗支且蒙其害則其他之冤濫者又可勝記乎

曹石皆以奪門事倖功于寵漸至威福自專英宗雖厭其驕橫

下詔獄瘐死郡民哀而祠之

六月遣尚書馬昂懷寧伯孫鏜擊保喇

保喇衆萬餘屯莊浪攻涼州諸衛副總兵仇廉禦之敗績敵渡河摽掠官軍莫敢攖其鋒關中震恐帝以昂總督軍務鏜充總兵官率軍擊之

彗星見

秋七月太監曹吉祥及其養子欽反懷寧伯孫鏜討之

欽敗死吉祥伏誅

正統間吉祥屢出監軍輒選達官善騎射者隸帳下

不能制已為
宗寧斷凡令
叔臣夫裏握
柄吉祥屢出
監軍遂使將半
門客多藏甲
于教孫升木
禍尤深矣亨
雖叛跡未著
而肥燕從而招
貝晴罪已當誅
除之故不致
欽吉祥則竟
果謀叶以為
亂雖戒及朝臣
日即身伏斧鑕

師還畜于家故家多藏甲石亨敗吉祥不自安漸蓄異謀日犒諸達官金錢穀帛恣所取結為死黨千戶馮益客欽所欽問曰古有宦官子弟為天子者乎益曰君家魏武其人也欽大喜會言官劾欽不法事帝命逯杲按之降敕徧諭羣臣欽驚曰前降敕遂捕石將軍今復爾殆矣反謀遂決會孫鏜西征師未發欽令其黨欽天監正湯序擇庚子昧爽臨朝遣將謀以是時擁兵入廢帝而吉祥以禁兵應之計定召諸達

謂變逆而禍
盖二人罪貫
盈天故奪之
魄而促其敗非
逆杲之伺按杲
所濟寔也

官夜飲時孫鏜及恭順侯吳瑾俱宿朝房指揮馬亮恐事敗逸出走告瑾瑾趨告鏜鏜由門隙投疏入帝即收吉祥敕皇城及京師諸門俱勿啟欽知事泄夜馳往杲家殺杲砍傷李賢于朝房以杲頭示賢曰杲激我也逼草奏釋己罪賢佯諾乃獲免欽遂率衆攻長安門不得入賊往來叫呼門外鏜急召西征軍二千人擊之欽走攻東安門殺吳瑾天漸曙共黨稍稍散欽率數騎走突定定諸門門盡閉奔歸家會大雨

如注鏜督諸軍大呼入欽投井死其家無大小盡誅之帝出吉祥與欽尸同磔于市諸從逆者皆伏誅進

孫鏜為侯

河決開封

城中水深丈餘官舍民居漂没者過半周王及諸守土官乗舟筏避于城外軍民死者不可勝計

罷孫鏜西征遣都督馮宗充總兵官代之

孫鏜等既不行邊報益急因命宗充總兵官禦之起

副都御史王竑于家與兵部侍郎白圭（字宗玉南宫人）參贊軍務八月保喇三上書乞和帝遣指揮使唐昇齎敕諭之自是每歲入貢而冦掠如故（明年白圭王竑巡邊遇敵皆敗之時穆爾格爾與保喇相仇殺未幾穆爾格爾死衆共立蒙古勒克呼青吉斯亦號小王子自是韃靼部長益各專擁　蒙古勒克呼青吉斯舊作馬固可兒吉思今改後仿此）

九月京師地震有聲

冬十一月丁酉朔日食

壬午六年夏五月都督僉事顏彪擊廣西猺破之

顔彪奉命討賊濫殺冒功賊黨未盡勦除而平民轉罹其害功實不足以償罪且賊不久即發則其自謂所向皆捷又安知不出于一飾乎至陳涇分鎮梧州當賊入州城執官刼庫不聞禦

自元年春大藤峽在潯州府桂平縣西北四山環繞綿亘數百里跨潯柳二府之間為猺獞窟穴猺為亂兩廣苗獞蠭起廣西殘燬殆徧前年帝命彪為總兵官討之彪會兩廣兵攻破七百餘寨駐軍大藤峽進擊龍山在潯州府貴縣北為藤峽左臂直抵潯梧所向皆捷而彪多冒殺濫功勦捕不能盡賊故不久即發

明年賊夜入梧州城刼官庫放罪囚執副使周璹殺一家居布政使宋欽總兵官陳涇擁兵自衛不敢發一矢乃縱賊出城而與之和賊亦尋遣璹還事聞帝降旨切責而已

秋九月皇太后孫氏崩謚孝恭皇后

戰捕誅惟如擒兵自衛已難逃玩律之戀乃復縱賊出城聽其免脫轉與求和是不但失守封疆直與通賊無異正宜立正典章而英宗僅為降旨切責國典蕩然無怪軍伍之日以廢弛也

廣錦衣衛獄

初逯杲給事門達左右達倚為心腹及杲得志達反為之用至是杲已死達欲踵其所為益布旗校于四方告訐者日盛尋以囚多獄舍不能容請城西武庫隙地增置之及達敗始毀去

冬十一月葬孝恭皇后

呂原罷

原丁母憂詔葬畢即起視事原乞終制不允及抵家

韓范上殿爭論下殿不失和氣乃所謂和而不同凡爲大臣者當如是也陳文因入閣非由賢薦每事與爭則몫行私意而不

寢岳哀毀甫襄事而卒原佐李賢秉政賢通達遇事立斷原守正濟以持重曾彭時亦入三人相得甚歡庶政稱理原卒年止四十五人皆惜之

癸未七年春二月以陳文字安簡廬陵人爲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文自廣東左布政使丁母憂特召爲詹事侍東宮講讀呂原卒帝問李賢誰可代者對曰柯潛字孟時莆田人可出告王翺翺曰陳文年資皆深舉潛置文何地明日賢入見固請用文帝乃許之文既入閣每事與賢爭

頋公義其設心實不可對人夫政事所繫止當權其是非可否求理有當爭即舉主亦不應迴護如無可議雖非所親習亦不得稍存異同使如文 之見必一經汛引遂終身阿比相容流弊伊于胡底蓋明季門戶結習牢不可破而文則錮蔽尤深也

曰吾非若所舉也

夏四月殺巡按御史李蕃雲南河陽人

蕃巡按宣大錦衣衛偵事者言其擅撻軍職逮治之

又遼東巡按御史楊璉山西巡按御史韓祺並以中官誣奏相次被逮蕃與祺並荷校死

五月己丑朔日食

冬十一月下錦衣衛指揮同知袁彬于獄尋釋之

彬與門達同掌錦衣衛事彬恃帝舊恩不為達下達

深銜之乃誣彬罪且言其嘗受曹石賄奏下彬于獄

軍匠楊塤擊登聞鼓為彬訟寃語侵達詔并下達治

時大學士李賢方被寵任數陳達罪達恨次骨欲并

去之乃摶塤究主使塤知達意即謬曰此李學士導

我也達大喜即奏聞請法司會鞫于門外帝遣中官

裴當監視達欲執賢與質當曰大臣不可辱乃止及

訊塤仰曰吾小人何由見李學士門錦衣實教我言

之達色沮不能言彬亦歷數達納賄狀法司畏達不敢

聞坐彬絞輸贖埍斬帝命彬贖畢調南京錦衣而禁錮埍

甲申八年春正月帝不豫命太子視事文華殿

有間太子于帝者帝臥文華殿密召李賢告之賢頓首伏地曰此國本也願陛下三思帝曰然則必傳位太子乎賢又頓首曰宗社幸甚帝起立召太子至賢扶太子令謝太子抱帝足泣帝亦泣讒竟不行

帝崩遺詔罷宮妃殉葬

廷臣與內豎往
來親密律己之

初太祖崩宮人多從死者歷成祖仁宣二宗皆用殉
多者至數十人景泰帝以郕王薨猶用其制至是帝
遺詔罷之
太子見深即位是為憲宗
以明年為成化元年
赦
侍讀學士錢溥以罪貶官
溥嘗授內使書東宮內侍王綸從受學英宗疾篤綸

道已乘當英宗疾篤而王綸覺私詣溥計事跡涉陰謀尤足起人猜議但陳文身在政府即有所聞見亦當靜以俟之使果溥綸乘間作奸暴其罪而寘之法又何不可乃密覘隱度陰謀擠排術類穿窬而心如鬼蜮實為可鄙況以草詔大事輒爾公然奪

私請溥計事陳文與溥比舍居密覘之已而英宗崩李賢當草詔文起奪其筆曰無庸已有草者因言溥綸定計欲以溥代賢而以兵部侍郎韓雍代尚書馬昂賢怒發其事會大斂時綸衰服襲貂帝惡之因數綸罪執下獄詞所連者十餘人謫溥順德（景泰中置縣今屬廣州府）知縣降雍為浙江參政

二月指揮僉事門達有罪下獄戍邊

達先以王綸必柄用預為結納及綸敗調貴州都勻

筆巧搆如黃綸既罪狀不明無以服其心而乎衆論且杖速貶竄滋衆無章直敗并是國法之固不足道李賢何亦受其欺而不之覺耶

衛甫行言官交章論其罪逮繫論斬後貸死謫戍廣西南丹衛

始以內批授官

帝命中官傳旨用工人為文思院副使自後相繼不絕一傳旨姓名至百十人謂之傳奉官文武僧道濫恩者以千數

三月尊皇后為慈懿皇太后貴妃周氏為皇太后

帝命議上兩宮尊號中官夏時欲獨尊貴妃為太后

李賢彭時持不可頃之中官傳貴妃言曰子為皇帝母當為皇太后豈有無子而稱太后者宣德間有故事彭時曰今日事與宣德異胡后上表讓位故正統初不加尊今名分固在安得為比中官曰如是何不草讓表時曰先帝時未嘗行今誰敢草中官復厲聲怵之時拱手面天曰太祖太宗神靈在上敢有二心且錢皇后無子何所規利而為之爭不忍默者欲全主上聖德爾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宮並尊為宜賢亦

極言之議遂定將上冊寶彭時曰兩宮同稱則無别
錢皇后請加二字以便稱謂從之越數日中官覃包
至内閣曰上意固如是但迫于太后不敢自主非二
公力爭幾誤大事陳文初默無一語聞包言大愧
放宫人
時日黯無光李賢偕同官上言日者君象君德明則
日光盛惟陛下敬以修身正以御下剛以斷事明以
察微持之不怠則天變自弭又言天時未和由陰氣

太甚自宣德至天順間選取宫人太多浣衣局没官婦女愁怨尤甚皆宜放還帝從之中外大悦

名岳正還

詔正以原官直經筵正自謂當大用而李賢欲用為南京祭酒正不悦會有忌者偽為正劾賢疏草賢嗛之未幾出為興化知府正至官為政具有條理而鄉士大夫多不樂之正亦厭吏職後以入覲遂乞罷卒于家

復立團營明年正月復罷又明年復立

英宗失德處不可枚舉史臣乃稱其釋建庶人罷宮妃殉葬為

夏四月癸未朔日食不見

五月大風雨雹

李賢上言天威可畏陛下當凜然加省無狎左右近

帝納之

葬裕陵

諡曰睿皇帝廟號英宗

明史贊曰英宗承仁宣之業朝野清宴大臣輔政綱紀未弛獨以王振擅權開釁遂至乘輿播遷乃復辟而猶追念不已抑何惑也然如釋建庶人之幽繫罷宮妃之殉葬則盛德之事可法後世者矣

可法後世夫撰建與人何關政教而宮人矜甚自是亂政階之宜升然豈足謂為賊德哉

秋七月立皇后吳氏順天人八月廢之冬十月立妃王氏上元人為皇后

帝居東宮時萬貴妃諸城人已擅寵吳后既立摘其過杖之帝怒廢居別宮乃冊王氏為后貴妃寵冠後宮妃時年三十有五帝寵之顓房王后處之澹如也以是得安

致仕禮部侍郎兼學士薛瑄卒諡文清

瑄告歸凡七年及得疾危坐正寢而逝贈禮部尚書瑄學一本程朱其修已教人以復性為主嘗言自考亭以還斯道大明無煩著作直須躬行耳有讀書錄

二十卷皆自言其所得學者宗之隆慶中從祀孔廟

始置皇莊

以沒入曹吉祥地為宮中莊田皇莊之名自此始給事中齊莊言天子以四海為家何必與民爭利弗聽自是戚畹及中貴家多奪民地為莊田矣

立武舉法

直省舉諸武藝人兵部同總兵官考其策略弓馬分別甲乙武舉廢已久至是復立之指揮以下子弟皆令入學

憲宗皇帝

乙酉成化元年春正月遣都督趙輔字良佐鳳陽人僉都御史韓雍討廣西猺

守臣奏廣西猺獞流劚廣東又越湖廣江右日益蔓延乞選將征討兵部尚書王竑亦言賊非大創不止薦雍統兵乃命輔為征夷將軍名雍為僉都御史贊理軍務

開納粟例

以備兩廣軍餉

二月詔雪于謙寃

御史趙敔^武進人^言于謙等為石亨輩誣陷榜示天下竊思正統十四年虜犯京城謙一人保守其功甚鉅乞收回前榜死者䘏贈生者録用帝曰朕在東宫時即聞謙寃謙有社稷之功而受無辜之慘所司其急如敔言施行釋子冕還家明年八月復冕官^冕先授副千戸^遣行人往祭謙墓^制辭有云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之獨持為權奸所^

鄖陽當山谷阨險之區人為逋逃淵藪鄧愈既得其地仰當開林箐而置官司為善使良善豈可棄置而弗理其後亡民比聚

並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
心實憐其忠天下傳誦焉

帝耕耤田

彗星見

三月帝視國子監

荊襄盜起

荊襄上游為鄖陽古麋庸二國地元至正間流賊聚
此為亂終元世不能制洪武初鄧愈以兵勦除空其
地禁流民不得入然地界秦豫楚之間又多曠土山

既多輒相雄長則是潛干法網惟應誅首以絕盜源更何必原其為飢寒所迫英宗不即用兵尚不免過于姑息至御史銜命撫輯自當遍預其犯籍加究詰殲渠魁而赦枝黨毋使滋蔓難圖乃僅論戍數人而獷悍之徒乃聽其伏匿不出未幾而劉通

谷阬塞林箐蒙昧中有草木可採掘以食正統二年歲飢民徙入不可禁其中巧黠者稍稍相雄長漢中守臣以聞請誅之英宗曰小民為飢寒迫耳奈何即用兵命御史往撫輯論戍數人餘陽聽撫而大奸潛伏不出尋復縱三省長吏又多諉非已境因循不治至是有劉通者（河南西華人有膂力縣治門有石獅重千斤通手舉之因號劉千斤）糾其黨石龍（號石和尚）劉長子等聚衆數萬為亂（偽稱漢王建元德勝）冦襄鄧境指揮陳昇等二十四人死焉已而朝廷命

等遂敢肆跳梁倡寇擾郡邑養亂貽患當時司事者罪其可逭乎

朱永字景長謙之子白圭討之至南漳隋縣今屬襄陽府連敗賊在是年冬偵知賊巢在豆沙河在鄖陽府保康縣西北下流入筑水萬山之中列為七屯諸軍分道進賊據險下木石如雨官軍四面仰攻蟻附而登遂擒通送京師俘斬無算在明年春石龍劉長子逸去轉掠四川夔巫山注見前太昌後周縣今屬夔州府圭分兵蹙之賊被圍食盡長子縛龍以降賊小熄在明年冬

夏六月奪張瑾楊宗襲爵

瑾父太平侯軏宗父興濟伯善俱以奪門功封時以
迎復襲爵者皆革奪惟瑾宗尚襲封指揮同知董源
等援例乞復遂并革瑾宗
秋八月兩畿湖廣浙江河南飢
給事中袁芳等上言比來救荒無術老弱轉死丁壯
流移南陽荆襄流民十餘萬兩京浙豫或水或旱禾
麥絕收乞勅官司賑濟于是命王恕（字宗貫三原人）及浙豫
撫按各賑其屬旋遣工部侍郎沈義往保定僉都御

史吳琛（繁昌人）往淮揚内外諸臣請緩征鹽鈔逋賦等皆從之義琛無他策惟條上納粟事例既而皆以不恤民瘼斥罷

冬十一月韃靼瑪拉噶寇延綏敵衆甚盛詔大同總兵楊信寧夏總兵李杲陝西巡撫項忠（字藎臣秀水人）等率所部兵禦之官軍力戰乃引去

初韃靼入寇或在遼東宣府大同或在寧夏莊浪甘肅去來無常為患不久景泰初始犯延綏然部落少

不敢深入天順間有阿勒楚爾舊作阿羅出今改者孛羅

居河套遂逼近西邊河套古朔方地唐張仁愿築三

受降城處也地在黃河南自寧夏至偏頭關延袤至

二千里饒水草外為東勝衛即古東勝州注見前明初于此置左右二衛永樂後廢東勝兩外土地平衍敵來不能隱明初守之後

以曠絶內徙至是保喇與小王子瑪拉噶等先後繼

至擄中國人為嚮導抄掠延綏無虛時矣

韓雍破猺于大藤峽

仲濬用驅用困兩策其說雖似可行但猺獞國聚無不據險為巢潛行抄掠利則竟往而敗則深匿出沒所以不常且叢篁密

初國子監生封登奏潯州夾江諸山險峻中有大藤如斗延亘兩崖勢如徒杠蠻衆蟻度號大藤峽登峽巔數百里顧眄可盡諸蠻倚為奥區中産猺人藍胡侯槃四姓為渠魁又有獞人善傳毒弩矢中人無不立斃四姓猺亦憚之自景泰以來嘯聚為亂隳城殺吏所至坵墟乞調兵勦滅報聞及朝議用兵編修邱濬字仲深瓊山人上書李賢言賊在廣東者宜驅在廣西者宜困賢善之獻于朝詔録示諸將諸將多主其説欲

箐道路崎嶇驅之則首尾難知困之則賊必無定勢將何以取勝自不若韓雍擣其心腹以清根株之為得算也第論以移人言則事何至不請時勢乃顧觀所云在東者宜征在西者宜困豈亦未免有私其鄉曲移禍隣疆之見邪

分兵兩廣韓雍曰不然賊已蔓延數千里而所至與戰是自敗也大藤峽賊之巢穴我以全師擣之心腹既潰餘迎刃解耳趙輔知雍才足辨賊軍謀一聽于雍雍乃倍道馳全州注見前破陽洞叛苗又自桂林破修仁唐縣今屬平樂府荔浦漢縣今亦屬平樂府諸賊尋長驅至峽口儒生里老數十伏道左願為嚮導雍見即罵曰賊敢給我叱左右縛斬之左右皆愕既縛袖中利刃出推問果賊也悉支解刳腸胃分掛林箐間纍纍相屬賊大驚曰韓公天神也雍督諸軍水陸並進連破山南石門林峒古營諸巢焚其室廬積聚

賊皆奔潰追躡至九層崖在大藤峽北等山先後破賊三百二十四寨生擒賊渠侯大狗及其黨七百餘人斬首三千二百有奇墜溺死者不可勝紀先是峽中大藤晝沈夜見賊以為神及是雍用斧斷之改名斷藤峽勒石紀功而還捷聞帝賜勑嘉勞名輔還封武靖伯雍進右副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明年餘賊鄭昂等攻陷洛容北流諸縣流刧至廣東境雍發兵撲滅之洛容唐縣今屬柳州府北流隋縣今屬鬱林州

丙戌二年春三月遣右都督李震南陽人討靖州苗破之

湖廣靖州銅鼓五開武岡注俱見前等苗為患巡撫王儉不能討乃以命震震督諸軍由銅鼓天柱明守禦所後改縣今縣屬貴州鎮遠府諸境分道入破八百餘寨又大破猺獞于桂陽威名著西南苗獠畏懾呼為金牌李

南畿大飢

發淮徐倉米四十萬石賑之

夏五月李賢以父喪起復修撰羅倫字彝正吉安永豐人疏諫貶福建市舶司副提舉百官志市舶司掌海外諸番朝貢市易之事提舉秩從五品副提舉

從六品

賢丁父憂令馳驛歸塟即還視事賢再疏乞終制不許及還京修撰羅倫詣賢沮之不聽倫遂上疏諫畧曰

臣聞朝廷援楊溥故事起復李賢竊謂賢大臣起復大事綱常風化繫焉昔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無避禮與孔子曰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陛下于賢以金革之事起復之與則未之有也以大臣起復之與則禮所未見也且陛下必欲賢身任天下之事則賢身不可留而口實可言或降溫旨使賢于天下事知必言言必盡陛下于賢之言聞必行行必力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苟知之而不能盡言言之而不能力行賢雖起復無益也又何必逆
先王之禮經損大臣之名節哉

疏入黜為福建市舶

李賢在英宗朝相業頗有可觀

副提舉王翺以文彥博救唐介事諷賢賢曰潞公市恩歸怨朝廷吾何可救之竟不從閣以為請倫始復官尋乞歸以金牛山八跡罕至築室讀書其中四方從學者甚眾稱為一峰先生久之卒嘉靖中贈左諭德謚文毅
後賢卒商輅復入
金牛山在吉安府萬安縣南

秋七月封弟見治為忻王見沛為徽王
英宗第八子未之藩薨
英宗第九子後之藩鈞州

冬十二月少保華蓋殿大學士李賢卒謚文達

閣臣得君自三楊以後無如賢者而賢亦自以受知

而于景泰時則浮沈自全毫無竪立即所陳中興正本十策乃無一語敦勸尊親豈得謂之矢心精白況由郎署受知超擢尚書不能以讜言正道力諫酬知其負景泰實甚不特昔書過誣之足滋物議也

人主所言無不盡及是卒帝震悼贈太師賢常言内帑餘財不以恤荒濟軍則人主必生侈心而移之于土木禱祠聲色以故頻請發帑賑貸恤邊前後不可勝紀故事方面官三品大臣保舉行之既久營競成風賢令吏部每缺舉二人請帝簡用並推之例始此當時翕然稱為賢相然自郎署受知景泰帝超擢侍郎而所著書詆帝荒淫多過其實而其抑葉盛擠岳正不救羅倫尤為世所惜云

以太常寺少卿兼侍讀學士劉定之入内閣預機務

李賢既卒故有是命定之以文學名一時嘗有中旨命製元宵詩内使却立以俟援柰伸紙立成七言絶句百首又嘗一日草九制筆不停書人咸服其敏捷云

鎮守開元太監韋朗有罪赦不問

時內侍梁芳韋興諂事萬貴妃日進美珠珍寶錢能韋眷王敬鄭忠等爭假採辦名先後出監大鎮皆縱恣帝以妃故不問也朗鎮開元坐失律當逮治其同官鎮守太監李良上言昔武侯失律街亭韓琦喪師西夏兵家之常未嘗以一眚遂棄朗請戴罪立功兵部議勿許內批允之

丁亥三年春二月丁酉朔日食

瑪拉噶三上書求貢許之

時韃靼諸部內爭保剌弒蒙古勒克呼青吉斯瑪拉噶殺保剌更立他汗史無其名阿勒楚爾復與瑪拉噶仇殺瑪拉噶殺所立汗逐阿勒楚爾使使入貢尋渡河掠大同帝命撫寧侯朱永等征之會瑪拉噶再乞通貢而別部長頗羅鼐舊作孛魯乃今改後仿此亦遣人入京帝許之詔永等駐軍塞上給事中程萬里上言瑪拉噶窺伺邊疆其情叵測然臣度其有可敗者三近我邊地止二三日程彼容我主一也兼并諸部馳驅不息既驕且疲二也比來散逐水

君臣日對疇咨政務必有寔蹟經筵進講已屬具文至詔旨賜饌及叩謝出呼循例數言即謂有當于勤政斯已鄙矣劉定之請亦欲去其繁文耳史氏遂謂無一辭相接以巽順咨定之之雖

草部落四分兵力不一三邊宜選精兵二萬統以驍將使探瑪拉噶所在潛師擣之破可必也帝壯其言而不

能用

御經筵

故事經筵講畢辭退帝必口宣賜酒饌閣臣講官並承旨叩謝出及是劉定之請以例賜毋煩王音自是君臣之間無一辭相接時咸以定之巽順爲過云

三月召商輅復入內閣

驛召至京以故官入閣

云發禮存羊而當時君臣之睽隔政務之叢脞亦可見矣

夏四月四川地震

四川自去年六月至于是月地三百七十五震勑所在官吏修省遣使祭其山川

雷震南京午門詔羣臣修省

言官劾罷户部尚書張睿南京禮部侍郎俞綱等于是陳文彭時商輅劉定之姚夔字大章桐廬人並乞免上皆慰留

六月遣襄城伯李瑾子隆之尚書程信等討四川山都掌

蠻今四川敘州府興文縣本西南蠻地名大壩都掌元置戎州明降為縣後又改縣曰興文即今縣是也通志蠻有山都六鄉水都四鄉而山都尤為強悍叛服不常

山都掌蠻叛陷合江注見前等九縣朝議大發兵討之以瑾佩將軍印充總兵官信進尚書信先為兵部侍郎提督軍務師至永寧明宣撫司今改縣為敘永廳治分道進所向克捷先後焚賊寨二千斬首三千有奇獲鎧仗孳畜無算又討平九姓苗明史地理志永寧有九姓長官司地今在敘永廳界之不奉化者改大壩為太平川長官司今廢為大壩營在敘永廳西北分都掌地

設官建治（山都水都分地以治）控制之師還瑾進爲侯信亦進秩兼大理卿與白圭同涖兵部

秋八月增江西督賦官

廵按御史趙敔言江西賦緐官少催征不力逋負有多請增設司府佐貳官俾專督理乃增布政使叅政一南昌吉安撫袁臨江饒瑞七府同知各一

冬十二月杖謫翰林院編修章懋（字德懋蘭谿人）黄仲昭（名潛以字行莆田人）檢討莊昶（字孔暘江浦人）

以明年上元張燈命詞臣撰詩詞進奉懋仲昭泉同疏進諫畧曰今川廣未靖遼左多虞三楚豫章赤地千里正陛下宵旰焦勞之日不宜更耽宴樂至翰林以論思為職宣宗皇帝御製箴曰啟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鄒魯以陳張燈豈堯舜之道詩詞非仁義之言乞停止賜大移此視聽明目達聰省此貲財賑飢恤困則災祲可銷太平可致帝以元夕張燈祖宗故事責懋等妄言杖之謫懋仲昭知縣泉通判時以懋等與羅倫同稱翰林四諫懋等在道以言官論救懋仲昭改南京大理評事泉改南京行人司副

戊子四年春三月禁勳戚請民田夏四月慶雲伯周壽昌平

人周太后弟求涿州田許之

先是番僧扎實巴勒舊作劄實巴今改乞靜海地為常住田

嘉善公主英宗女下嫁王增求文安地數百頃德王請壽張

地四千餘頃皆予之給事中邱弘字寬叔上抗人等言洪武

永樂年間以畿輔山東土曠人稀聽民開墾永不科

稅邇者權豪怙勢率指為閒田奏乞至數十百頃夫

地踰百頃古者百家恒産也豈可徇一人之私而奪

百家恒産哉帝然之詔自今請乞皆不許扎實巴勒

等所乞還之于民未幾壽以太后弟冒禁求涿州田六十餘頃帝不得已許之自是胡聖夫人劉氏求通州武清地三百餘頃壽弟彧求武强武邑地六百餘頃皆予之給事中李森_{字時茂歷城人}疏諫不省

加番僧封號

西僧札巴置勒木燊_{舊作劄巴堅參今改}以秘密教進封萬行莊嚴功德最勝智慧圓明能仁感應顯國光教弘妙大悟法王西天至善金剛普濟大智慧佛其徒封國

師錫誥命者不可勝計服食器用僭擬王者出入乘檥輿衛卒執金吾仗前導其他羽流加號真人高士者亦盈都下而佞倖由茲進矣

陳文卒

文素以才自許在外頗著績效及居宮端行事鄙猥既參大政無所建明子弟家人大通賄賂羅倫論李賢奪情文內媿（文為詹事時方丁母憂）陰助賢逐倫益為時論所鄙

六月慈懿皇太后錢氏崩（諡孝莊皇后）九月葬孝莊皇后

初英宗大漸遺命曰錢皇后千秋萬歲後與我同葬（方英宗北狩后傾中宮貲佐迎駕夜哀泣籲天倦即卧地損一股以哭泣復損一目及在南宮英宗不自得后曲慰解故遺命如是）大學士李賢退而書之冊及營裕陵賢請營三壙中古不可事遂寢至是周太后不欲后合葬帝召大臣議彭時曰合葬裕陵主祔廟定禮也翼日又問時對如前帝曰朕豈不知慮他日妨母后耳時與商輅劉定之合辭言曰皇上大孝當以先帝心

天子之孝自與常人不同且當入尚有幾諫之義而不徒以從順爲孝況宗廟社稷之所繫乎

爲心今若安厝于左而虛右以待將來則兩全其美矣帝領之是夕時等復疏言漢文帝尊生母薄太后而呂氏仍塟長陵宋仁宗追尊生母李宸妃而章獻劉后仍祔太廟今若陵廟之制未合則有乖前美貽譏來葉下禮官及羣臣集議皆請如時言帝曰乖禮非孝違親亦非孝其議别卜明日廷臣百四十七人並上疏諫入明日禮部尚書姚夔合諸大臣疏言天下者祖宗之天下皇上當守祖宗成法豈可阿順母

憲宗徇母后私意以致羣臣哭諫不成詔體卒之仍從羣議徒彰母后之過又安得謂孝乎至于反汗賜外戚田乃其過之小者宜不足論矣

后頗違前典帝猶豫未決給事中毛弘（字士廣鄞人）倡言此大事吾輩當以死爭合羣臣伏哭文華門外帝命退衆叩頭曰不得旨不敢退自巳至申帝與太后皆感動乃許之羣臣呼萬歲出

冬十一月督都劉玉（字仲璽磁州人）副都御史項忠討開城（今平涼府固原州境明初為開城縣）叛酋滿俊平之

滿俊亦名滿四其祖自洪武初即率所部歸附世以千戶畜牧為雄長仍其故俗無科徭地在開城縣固

原里俊素獷悍藏匿奸盜會有獄辭連俊有司跡捕至其家多要索遂激衆為亂據石城在固原州西北石城即唐吐番石堡城在山巔四壁削立惟一徑可緣而上最稱險固官軍討之屢為所敗不數月衆至數萬闗中震動乃以玉為平虜副將軍忠總督軍務討之旣抵石城前軍已屢敗賊乘勝遂之玉中流矢被圍衆欲退忠斬一千户以徇親當矢石不少避玉得出復連戰數十賊大衂會天寒甚忠慮賊乘凍渡河與套

急合乃督兵直薄城下列圍困之有賊夜出汲被獲

忠貰其死賜之金帶鉤從歸使誘俊出戰伏兵擒焉

賊盡殲于是毁石城送俊京師伏誅

己丑五年夏五月以禮部侍郎萬安字循吉眉州人兼翰林學士

入內閣預機務

安由編修累遷禮部左侍郎外寛而深中同年生詹

事李泰中官永昌養子也齒少于安安兄事之得其

懽泰每當遷必推安出巳上至是議簡閣臣復推安

曰子先之我不患不至故安得入閣而泰忽暴病死
安無學術既柄用惟日事請託結諸閣為内援時萬
貴妃寵冠後宫安使内使致殷勤自稱子姪行妃嘗
自媿無門閥聞則大喜妃弟錦衣指揮通遂以族屬
數過安家兩家婦日相往來通妻著籍禁中恣出入
安得備知宫中動静益自固
六月癸丑朔日食
秋八月吏部侍郎兼學士劉定之卒諡文安

下刑部郎中彭韶字鳳儀莆田人監察御史季琮于獄

太后弟周彧奏乞武强武邑民田不及賦額者籍為閑田彧已乞二縣地六百頃此又欲于其外籍民田也帝遣官按視皆民所墾闢輸賦者因據籍步之每畝百步餘沒入為閑田得七十餘頃彧不滿復言于帝改命韶琮覆視韶琮往不復步田周視徑歸上疏自劾曰真定田自祖宗時許民墾種即為恒產除租賦以勸力農功臣戚里家與國咸休豈當與爭尺寸地臣誠不忍奪小民衣

食附益貴戚請伏奉使無狀罪疏入詔以田歸民而責詒琮方命下詔獄言官爭論救乃釋

冬十一月起復韓雍總督兩廣

先是雍以兩廣地大事殷請于東西各設巡撫帝可之而命雍總理軍事未幾雍以憂歸賊復熾僉事陶魯字自强鬱林人言兩廣地勢錯互當如臂指相使不可離析近賊入廣西臣與廣東三司議調兵匝月未決以是賊得大肆刼掠乞仍命大臣一人總之庶事權一

而責有所歸乃起雍為總督開府梧州

六年庚寅春二月遣使分巡州郡

兵部尚書白圭等言陝西屢遭寇掠川廣盜攘未息疫癘行于閩越災異見于淮南兩畿齊豫雨雪愆期二麥槁死荆襄流民動數十萬姦盜由之乞簡大臣循行天下便宜興革于是遣大理寺少卿宋旻浙江淳安人侍郎曾翬字時叔泰和人原傑字子英陽城人黄琮副都御史滕昭巡視畿南大名諸府浙江河南四川福建賜勅遣之奏

斥貪殘吏甚衆其南北直隸陝西山西山東湖廣荆襄兩廣貴州有巡按者江西有撫民按察使者及雲南多土官皆不遣使責所在官司恤民察吏

三月命撫寧侯朱永都御史王越字世昌濬人等禦敵延綏先是瑪拉噶雖求貢而屢犯延綏守將許寧字志道貴之子擊退之事在四年尋復糾三衛入寇榆林大擾大同巡撫王越遣寧及楊信等連敗之事在五年至是頗羅鼐與阿勒楚爾合別部伽嘉色凌舊作乩加思蘭博勒呼舊作孛羅忽今並改亦入據河套伽嘉色凌舊居土魯番在哈密西今屬闢展其東為火

州即唐高昌縣又東為柳陳即唐柳中縣其西有交河即唐交河縣治天順間嘗遣使朝貢朝廷使往撫諭之已乃稍引而東與諸部相雄長遂竊入套中為久居計延綏告急帝命永為將軍以越叅贊軍務往禦之永至數以捷聞越等皆論功陞賞而敵據套自如既而帝以兵部尚書白圭言命廷議大發兵搜套乃以武靖侯趙輔為將軍節制諸路王越仍督師敵大入延綏輔不能禦未幾台還以寧晉伯劉聚代之聚亦未有功而瑪拉噶頗羅鼐稍衰敗伽嘉色凌孛殺阿勒楚爾結元裔們都埒居套中稱汗伽嘉色凌為太師事在八年按們都埒舊作滿都魯今改後仿此

憲宗倚寵過甚也任其始毒而不能檢制英武奕劉燕吹火禍宗

夏四月旱

北畿山東河南大旱陝西四川山西兩廣雲南並饑

六月戊申朔日食

大水

順天河間永平諸府大水時旱澇相仍民食草木幾

盡從吏部尚書姚夔請遣使賑卹

秋七月皇子（即孝宗）生于西內

皇子母紀氏賀縣人本土官女征蠻俘入掖庭警敏

闈帝無可稽者但宮闈事秘流傳人豈可盡憑如所稱後宮有娠皆遭墮害則此前久詎極生於成化五年何獨無恙且其何妄必嚴又何獨于紀妃得以病痞相欺而宮婢鈎治亦肯代為容隱至皇子既生而使張敏溺斃敏縱欲護救亦必潛送外庭密為保

通文字命守内藏時萬貴妃專寵而妒後宮有娠者皆墮之帝偶行内藏妃應對稱旨悅幸之遂有娠萬貴妃知而恚甚命婢鈎治之婢謬報曰病痞乃謫居安樂堂久之皇子生使門監張敏同安人溺焉敏驚曰上未有子奈何棄之稍哺粉餌飴密藏之他室貴妃日伺無所得時吳后廢居西内近安樂堂密知其事往來哺養帝與妃不知也

辛卯七年春正月以余子俊字士英青神人巡撫延綏

時虜數入邉兵部尚書白圭請罷延綏巡撫王銳還安

育久安敢仍留附近安樂堂之他室吳后傾往來哺養竟不虞萬妃之稍有知覺乎且祐極故在而敵之竊稱上未有子出於何意且祐極薨即立儲又豈能容隱不使萬妃知之紀氏以傳聞興辭往往從而緣飾不足深信者類此多矣

人推陝西布政余子俊代之先是延綏鎮治綏德州屬縣米脂（宋砦元為縣今屬綏德州）吳堡（亦宋砦元為縣今屬葭州）孤懸鎮外寇以輕騎入掠鎮兵覺而追之輒不及往往得利去子俊既至乃徙鎮榆林增益兵衛攻守器畢具榆林遂為重鎮寇抄漸稀軍民得安耕牧

始立漕粟長運法

初宣德間從平江伯陳瑄請立兌運法（事具前）至是應天巡撫滕昭又變為長運令運軍徑赴江南水次交

兑曰改兑兑加耗外復石增米一斗後數年命淮徐臨德四倉之米悉改水次交兑而官軍長運遂為定制

二月增設蕪湖荆州杭州鈔關

初抽分竹木止取鈔後易以銀

冬十月命刑部侍郎王恕總督河道

英宗初命官督漕分濟寧南北為二侍郎鄭辰字文樞浙江西安人治其南副都御史賈諒字子信嶧縣人治其北至是河道淤塞廷議分漕河沛縣以南德州以北及山東為

三道各委曹郎及監司專理且請簡風力大臣一人總理其事于是始命恕為總河

十一月立子祐極栢賢妃出為皇太子

祐極以五年四月生至是立為皇太子明年二月卒謚悼恭傳者謂萬貴妃害之也

十二月彗星犯紫微光長竟天正晝猶見帝避正殿撤樂勑羣臣修省條時政得失彗至明年正月乃滅

明世人主之不見羣臣大抵由于宦豎壅蔽彭時等方請召對而中官即以初見未洽爲言益隱虞其從諫論奏陳而預爲防制時等情意本未孚合遂不覺爲其所紿雖進見而僅以言詞了事則又何貴乎力請也且時輅如果言當據議

見閣臣于文華殿

彗星久見羣臣多言君臣否隔宜時召大臣議政大學士彭時商輅力請中官約以御殿日召對且曰初見時情未洽勿多言姑俟他日將入復約如初比見時言天變可畏帝曰已知卿等宜盡心時又言昨御史有疏請減京官俸薪武臣不免觖望乞如舊便帝可之萬安遂頓首呼萬歲欲出時輅不得已皆叩頭退中官戲朝臣曰若輩嘗言不見召及見止知呼萬歲

何其不能動聽萬安皆次在後豈得越次徑退即彼叩頭欲出而奏對未畢又何妨少留乃竟相率皆辭徒貽訕笑迨其後萬歲閣老之語安反借以議彭時亦由其時無所建白耳

耳一時傳笑謂之萬歲閣老帝自是不復召見大臣其後尹直入閣欲請見計事安止之曰君不聞彭公耶請召對一語不合輒叩頭呼萬歲今吾輩每事盡言太監擇而聞之上無不允者勝面對多矣

壬辰八年春二月預征山西河南陝西明年賦

時議發兵搜套事見前于是內地騷然兵科給事中梁璟字廷英崞縣人言山西預征草豆每夫科銀或至二十兩歲旱民饑逃亡載路太原一縣五日內已有三百八十餘家人心駭懼乞發帑補買以甦民困事下戶部

議格不行

夏四月旱

京畿連月不雨運河水涸

五月占城遣使告難

占城自洪武二年遣使奉表入貢代著恭順前年安南國王黎灝攻破占城虜其王盤羅茶全王弟盤羅茶悦逊山中遣使告難兵部言安南并吞與國若不為處分非惟失占城歸附之心亦恐啟安南跋扈之志

宜遣官齎敕宣諭還其國王及家屬帝慮安南逆命欲俟其貢使至賜敕責之至是以盤羅茶悅請封命遣給事中陳俊俊明史作峻按同時有兩陳俊一為戶部侍郎一即此等賚詔往而占城已為黎灝所據不克入

秋南畿浙江大水

癸巳九年春正月土魯番據哈密

初哈密忠順王布拉噶舊作卜列革今改卒無子王母主國事伽嘉色凌見哈密無主乘隙侵掠謀據其地成化

二年其頭目奏請以都督同知巴圖穆爾（舊作把塔木兒今改後倣此）襲封王爵詞極哀切帝乃擢巴圖穆爾為都督攝行國王事又卒其子哈商（舊作罕慎今改後倣此）請襲都督帝許之而不命其主國事政令無所出時土魯番酋阿里（舊作阿力今改後倣此）自稱蘇勒坦（舊作速檀今改）乘機襲破哈密城虜王母及金印去留其妹壻伊蘭（舊作牙蘭今改後倣此）鎮之兵部言哈密實西域咽喉棄而不救恐赤斤蒙古苦峪（城名在今西安府淵泉縣東南）沙州等亦為所脅則我之

藩籬盡撤而甘肅之患方殷使套寇不退關中供億愈難矣乃遣督都同知李文右通政劉文四川滎縣人往甘肅經略文等檄哈商及赤斤罕東黙克埒番部名在哈密北舊作乜克力今改後仿此諸部集兵進討

三月畿南山東大饑民相食

山東境内忽黒暗如夜又大饑死者相枕籍骼無餘胔乃命免今年租

夏四月辛酉朔日食

中官索賂未饜輒敢杖殺指揮實為目無國法即云以公事加杖亦非政體所宜指揮職分雖微究為朝廷一命豈容人所得

閱武臣騎射

帝以武備廢弛乃御西苑命將官騎射黜指揮李勝等四十六人已而重閱西苑罷定襄伯郭嵩登之子等四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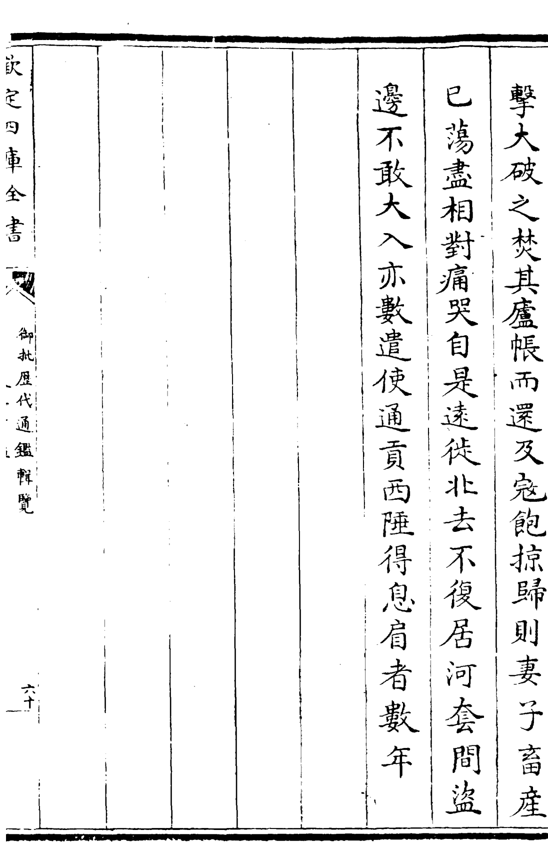
秋九月鎮守浙江太監李義殺指揮馬璋不問

義至寧波指揮馬璋饋白金二十兩意不慊遂杖殺之璋母訟于朝上命義自陳言因公事杖璋璋病死非斃杖也帝命宥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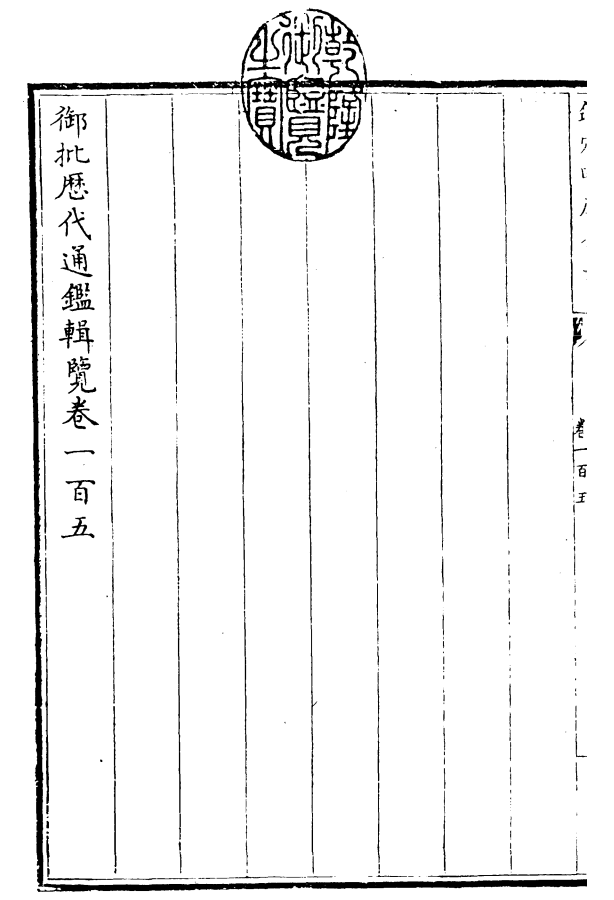
肆其箠撻明代寵任閹宦假以事權鎮守之設已為病民病國憲宗于此尚顧徇情縱宥何以示懲警而振紀綱無怪若輩之日益恣横釀成奸弊而不可復遏也

總督延綏軍務王越襲寇于紅鹽池（在榆林府西北與寧府府接界）破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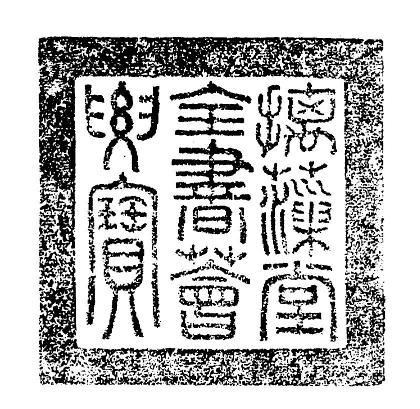
自成化初以來邊患日熾至是們都埒博勒呼伽嘉色凌大舉深入直抵秦州安定諸邑總督延綏軍務王越策寇盡銳西出而不備東偏乃率總兵官許寧遊擊將軍周玉（字廷璧滁人）各將兵四千六百人從榆林紅兒山（在榆林府北）出境晝夜兼行涉白鹽灘（即白鹽池在定邊縣西北）北又百餘里探知賊老弱俱在紅鹽池乃分兵為十覆而身率寧玉張兩翼直薄其營伏兵又從後夾



擊大破之焚其廬帳而還及寇飽掠歸則妻子畜産已蕩盡相對痛哭自是遠徙北去不復居河套間盜邊不敢大入亦數遣使通貢西陲得息肩者數年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五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學録臣常循

謄録監生臣許浚